

大力金刚掌◎著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不是神怪，而是人心。

之
蘭亭集序

菜山猿齋

『华人世界的《达芬奇密码》、超越《鬼吹灯》』如果你觉得网络上这些评价似乎

言过其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翻开这本书，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评价！

大力金剛掌◎著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不是神怪，而是人心。

之
蘭亭集序

菜山猿齋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 大力金刚掌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680-519-0

I. 茅... II. 大...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VI.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056 号

茅山后裔 之 (兰亭集序)

大力金刚掌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7 印张 25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0-519-0

定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2)

目 录

序言	1
第一部 逐咒开罗	2
第一章 不速之客	3
第二章 阿努比斯之子	11
第三章 羊皮地图	15
第四章 失落的古城	24
第五章 冥界之梯	33
第六章 夙印	42
第七章 代得夫拉之死	52
第八章 万魄魑崇	57
第九章 国王墓室	69
第十章 堕落之井	77
第二部 兰亭迷踪	89
第十一章 牌位	90
第十二章 丁神相	95
第十三章 九尾狸猫	103
第十四章 炼尸窑	107
第十五章 旁嗣	115
第十六章 连环计	120
第十七章 金百合计划	131
第三部 公明山	140
第十八章 骸位	141
第十九章 引葬大阵	150

茅山復齋
之
蘭亭集序

茅山猿齋

之



	第二十章 阴怒	161	
	第二十一章 骹气	169	
	第二十二章 黄金网	177	
	第二十三章 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		182
第四部	百尺崖	195	
	第二十四章 百尺崖	196	
	第二十五章 精忠阵	202	
	第二十六章 脸影	215	
	第二十七章 绝书	228	
	第二十八章 坐尸	233	
	第二十九章 尘封往事	241	
	第三十章 护道者	248	
	第三十一章 业余特攻队	253	
	第三十二章 茅山五子	262	
	第三十三章 血债血偿	267	

序 言

王羲之传世墨宝《兰亭集序》，向来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唐代临摹本尚且价值连城；本篇故事中，张国忠、老刘头将踏上寻找《兰亭集序》真迹的探险之旅，茅山道术即将再次破解历史谜团！

战埃及、赴缅甸，且看茅山道术一展全长！历史悬疑即将一一揭示：古老而神秘的茅山道派因何衰落？八年抗战的腥风血雨中，道教义士究竟演绎着怎样一曲悲壮凯歌？传世墨宝《兰亭集序》能否再现当世？一切谜题，尽在《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芥山復齋

之蘭亭集序

第一部
逐咒开罗

第一章 ● 不速之客

有了钱，张国忠第一件事便是完成师傅的遗愿——重修通天观。为了尽可能地将通天观恢复原貌，张国忠不惜重金聘请建筑设计院的专家到操场河村实地考察，并根据村民的回忆以及残留的地基确定设计图，折腾了大概五六个月，一座崭新的通天观算是落成了，而且还通了电和自来水。此外，张国忠还亲自到龙虎山聘请了几名道友前来通天观主持日常的法事，这么一折腾，这通天观的香火反倒旺起来了。

忙乎完通天观的事，张国忠开始学习驾驶，拿到白本后（那时的驾照，有实习驾照和正式驾照之说，持实习驾照安全驾驶满一年后才可转为正式驾照。那时的实习驾照俗称“白本”，正式驾照俗称“红本”）直接买了一辆桑塔纳，一时间街头巷尾闹得沸沸扬扬，说什么的都有（大体上是气人有笑人无的话，甚至有造谣的）。张国忠无奈，干脆举家迁往郊区居住，顺便在李村投资开了一家养鸡场和一家养猪场，自己当起了总经理，并把李村长的大儿子请来当了场长。

白天，张国忠偶尔在场里溜达溜达，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里钻修法理阵图。以前因为学艺不精，险些把命送了，但现在有了时间有了钱，是时候该提高提高了。

老刘头则充分地体现了老一代人“有钱先买房子置地”的心理，一次性买了6套单元房，干脆把陈婶的几个亲戚都接过来住了，自己住3套，也算是老来得福了。

光阴似箭，一转眼的工夫，时间进入20世纪。这几年里，张国义可算得上是官运亨通了，自从吴局长退休后，又调来了一个孙局长，没两个月就被张国义拍得连北都找不着了。短短几年的工夫，张国义从局长秘书兼司机，一下子爬到了局长秘书兼局长办公室主任的位子，张毅城的中考成绩虽说是一塌糊涂，但有孙局长亲自批的条子，还是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市重点中学，学校是张毅城自己挑的，当然就是柳蒙蒙考的学校。

这一天，老刘头吃饱喝足了，正躺在躺椅上听戏，忽然门铃响起，此时陈婶不在家，老刘头只好自己去开门。

“谁呀？”老刘头八百六十个不耐烦。

“我。”门外的声音好像挺耳熟的，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是谁了。

“你是谁啊？”老刘头披了件衣服开门一看，立刻就是一寒战，只见门外这位一身白色中山装、短发、白头，一个让自己头痛的名字立即浮现在眼前——秦戈，后面还跟着一男一女，都挺年轻，但没见过。

砰的一声，老刘头把门关了个严严实实，“你找错人啦，走吧！”

吃了闭门羹，身后两个年轻人都是一脸的无奈，唯独秦戈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不慌不忙地把一张照片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然后看着手表，伸出手指头开始读秒：五、四、三、二……

当秦戈读秒倒读到一的时候，门忽然又开了，只见老刘头戴着老花镜正在看相片，“秦爷，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想干什么直接说吧。”老刘头手里的照片，是一个汉武帝刘彻御用的玉制酒樽，如果是真品的话，与传国玺一样，也是无价的宝贝。

“刘先生，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能进屋说么？我们找了两天才找到你家。”秦戈面带微笑，微微鞠了一躬。

“行吧，算我倒霉认识你！”老刘头将3人让进屋里。

“这位是艾尔逊，孙启林先生的私人保镖。”秦戈介绍道，“这位是刘丹，考古专家。”

“哦，两位好啊。”老刘头贼眉鼠眼地偷瞟这两个年轻人，只见这个所谓的私人保镖，看挺胸抬头的气质，应该是练过的，走起路来有板有眼，八成是当兵的出身。而这个所谓的考古专家，花枝招展的好比电影明星一样，不晓得秦戈带他们来又有什么居心。

“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你能帮一个忙。”秦戈还是以前的说话风格，开门见山，决不拐弯抹角。

“帮成了，这个就送我？”老刘头捏着照片狐疑道。

“即使帮不成，只要你肯帮，这个就送你，但我相信你能成功。”秦戈上来先把老刘头的退路给封死了。

“有这么便宜的事？”老刘头仔细看了看这张玉樽的照片，“不会是假的吧？丑话说到头里，上次那种事我可不去。”

“这是孙先生的镇宅之宝，经过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鉴定，是真品。而且我保证这次不会有危险的，我保证。”秦戈从包里拿出一张人体胸部的X光片，“刘先生，你认得这个么？”

“认得，这不是胸透的片子吗？告诉你，我可不懂西医，找我治病，你可找错人了。”虽说假装漠不关心，但盯着玉樽的时候，老刘头的眼角里还是露出了一丝难以掩饰的贪婪。

“刘先生，你看这里，”秦戈指着片子心脏部位的一个点，“这并不是异物，而是一个肿块。”

“然后呢？”老刘头也注意到了，在X光片上的心脏部位，有一块暗暗的阴影，只有逆着日光灯管才能看出来。

“这是啥？瘤子？”老刘头举起X光片，“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错，刘先生，我们怀疑这是一种诅咒。”刘丹忽然开口道，“不瞒你说，X光片上这个人，是孙启林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朋友，前不久他说要去埃及考古，但后来被人发现昏倒在开罗街头，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去的是什么地方。”

“诅咒？”老刘头的眉头立即皱了起来，埃及的诅咒，尤其是法老诅咒，这东西自己倒是听说过，在西方传得神乎其神的，但一直以为是讹传讹，“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不是病？”

“他的脉搏和心跳都正常，但在美国最好的医院，医生却没办法让他醒过来。”秦戈若有所思，点燃了烟斗，“而且最离奇的，就在孙少爷出事后的第五天，一艘渡船从尼罗河里打捞出一具尸体，通过其身上的护照，确定那个死者就是与孙少爷一同出发去埃及的好友。经过尸检，发现那个人的心脏位置也有这样一个肿块，而且此人并非死于溺水。”

“莫非是他杀？”老刘头也有点奇怪，这和前两年遇到的降头术倒有点像，只不过听起来更怪。

“法医也不能确定他的死因。”秦戈小声道，“但法医说，死者的脑浆已经变成了橙黄色，而且像橘子汁一样的稀。”

说到这儿，多年未出山的老刘头，一抬眼正好看到窗台上放着半瓶橘子汁，不管从颜色上还是稀释程度上，都跟秦戈的描述十分吻合，这股恶心劲就甬提了。

“此外，这次同行的还有3个人也失踪了，埃及警方怀疑他们已经死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尸体。特别是其中一位英国人，曾是大英博物馆的首席顾问，他的失踪在英国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刘丹继续道。看来这名女子虽说看着像花瓶，但说起话来却有着十足的学术气质，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像个办正事的。“我们这次来，主要想请你去救孙少爷，如果真的是诅咒的话，孙少爷的症状显然比他的朋友轻了不少，经过医生的脑部CT检查，他的大脑并没有异常，身体对外界刺激有反应，有脑电波，说明他还是有意意识的，只不过是深度睡眠，但让医生束手无策的是他的脑电波在一天天地减弱。医生估计，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最多3到5个月，即使能保住命，也会成为脑死亡。”

“埃及我不去，有言在先。”老刘头伸出一个手指，“这是第一条。还有一条，诅咒那东西，我没碰过，只能说看看，不行的话，我可就不管了，但这玩艺儿我得带走！”老刘头手里拿着玉樽的照片晃悠着。

“没问题。”看老刘头答应了，秦戈长出了一口气，“刘先生，孙先生给你的邀请函。我们带来了，希望你明天能办一张护照，大使馆的朋友我们已经打好招呼了，可以直接办理签证。我希望你能在后天做好一切准备。”

“你别那么着急啊，我得跟国忠打个招呼，顺便问问他去不去。”提到张国忠，老刘头恍然大悟，“对了，秦爷，这事你怎么不找国忠，直接来找我啊？”

“你觉得张掌教会对那照片上的东西感兴趣吗？”秦戈微笑道。

“咳，他娘的又让这老小子给涮了！”老刘头嘟囔。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老刘头就骑车去了张国忠家，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原来张国忠和张毅城还有一位公安局的同志前两天去山东了，而且是带着短剑走的，但究竟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住哪儿，怎么联系，还是不知道。

“嘿，这个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去干啥也不打个招呼。”老刘头一肚子郁闷地骑车回了家。刚到家门口，就发现昨天那个私人保镖艾尔逊，坐在一辆小轿车里正两眼警惕地四处乱瞟，发现老刘头回来了，立即一本正经地走下车，“刘先生，秦先生安排我开车送你办出国手续，他希望我们明天这个时候能坐在飞机上。”说罢摆了个“请”的姿势。

“开啥玩笑，欺负我岁数大不懂行啊？”老刘头把自行车一支，看都没看小轿车，“光开证明少说得一个礼拜，明天走，说梦话哩！”

事实证明，老刘头还是低估了秦戈的办事能力。在艾尔逊的安排下，老刘头不但当天就拿到了护照，而且根本就没走正规的流程手续，而是直接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签证官还就直接签了，似乎对方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老刘头去验明正身呢。虽说由于准备材料与办理一些国内手续还是耽搁了一天，但4个人仍然在第三天晚上登上了由北京飞往华盛顿的航班。

到了华盛顿，4人马不停蹄，又上了一架小飞机。这架小飞机看来似乎是那个孙启林的私人飞机，机舱内有如高级宾馆一样豪华，酒水饮料一应俱全，而且只坐了他们4个人。此时，老刘头对这个孙启林的实力也大概了解了一点，似乎不在那廖七之下，“秦爷，孙家不是在华盛顿吗？咱这是往哪儿飞？”

“罗切斯特机场。”秦戈不停地看表，“孙先生已经先到一步了。”

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梅约医疗中心。

在一间重症监护室外，老刘头见到了等待已久的孙启林。

“你，就是刘先生吧？”一位白发老者手撑拐杖吃力地站起来迎接，旁边两名戴着墨镜的年轻男子赶忙上前搀扶。

“正是在下，孙启林孙先生？”老刘头抱拳回礼。

“希望你能救救我儿子！”孙启林的眉宇间透着一丝绝望与憔悴，已经眯成一条缝的眼睛，似乎要涌出泪水。

“呃，我一定尽力，孙先生，你不必激动，我这就去。”说罢，老刘头要推门进屋，而孙启林却一把抓住老刘头的衣服，“现在瑟琳夫人在里面，我希望你能等一下。”孙启林脸上泛起一丝尴尬。

“瑟琳夫人是谁？”老刘头也一皱眉，满脸的不痛快，自己大老远从中国赶过来，却得给这个什么瑟琳夫人让路。

“瑟琳夫人也来了？”站在一旁的刘丹瞪大眼睛，“瑟琳夫人是欧洲最有名的除灵者，以前有人中了图坦卡蒙的诅咒，就是瑟琳夫人为他们除灵的。”

“哦？除灵？”老刘头虽说也研究过一些西洋文化，但对于“除灵”这个名词可是第一次听说，“刘……刘同志，你能详细地说说那个图什么卡蒙的事么？”

“图坦卡蒙是埃及新王国第十八代法老，1922年，霍华德·卡特先生和卡尔纳冯伯爵首先发掘了他的金字塔，但参与发掘的大多数科学家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诅咒，而且有人离奇死亡。”刘丹道，“从此之后，他的金字塔便成了考古学家的禁地，甚至连盗墓贼都不敢去。但十几年前，有3位考古学家再次发掘他的墓葬，而其中两位中了诅咒，幸亏瑟琳夫人，才让他们转危为安。”

“这3位考古学家现在能找到么？”老刘头皱眉道。

“这3位考古学家，就是这次失踪的3位科学家。”刘丹低声道。

正在这时，门开了，一个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瓶。

“我儿子怎么样？（英文）”孙启林先生急切地问道。

“很抱歉，我无能为力。（英文）”

“请问夫人，依你看，孙少爷的情况如何？（英文）”老刘头一抱拳，一脸的满不在乎（老刘头的英文也很不错）。

“你是？（英文）”瑟琳夫人满脸疑惑地看着孙启林。

“哦，这是我从中国请来的朋友，也是为我儿子的事来的。（英文）”孙启林鞠躬道。

“您的儿子身上有一种奇怪的诅咒，我无能为力。”瑟琳夫人道，“而且，似乎有一种神灵在阻止我这么做。”（英文）

“唉！”孙启林的两行老泪顿时涌了出来，“这个不争气的，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去考什么古，都是我害了他啊！”说罢竟然哭开了。

“孙老，您不用着急，天无绝人之路。”秦戈上前安慰道，“刘先生，看你的了。”

老刘头此时也是忐忑不安，虽说没放什么厥词吧，但既然对这位瑟琳夫人的结论表现得满不在乎，就要拿出点真东西来，万一得出来的结果跟这位夫人一样，这面子可就栽大了。

“这位先生也懂除灵？”瑟琳夫人问道。

“是的，他同样身怀绝技。”秦戈回答瑟琳夫人的同时，微笑着看着老刘头。

“请问，我能看么？”瑟琳夫人对神秘的中国法术也是心存好奇。

“当然可以。”老刘头边说边进屋，“中国法术不怕看。”

出于好奇，所有人都进了屋，甚至连那两个戴着墨镜的男子，也把眼镜摘了，眼都不眨一下地注视着老刘头的一举一动。

“丢了魂了。”老刘头扒开孙启林儿子的眼皮，只见其瞳孔小得可怜，至多有一粒米那么大。

“什么是丢魂？”孙启林问道。

“在中国，小孩经常丢魂，但大人少。”老刘头开始掏布兜子拿东西，“我先招一下试试。把窗户打开。”

秦戈上前推开了病房窗户后，三炷香在床头点起，只见老刘头手持桃木剑念念有词，烟雾竟然在香的周围绕起了螺旋状的气团，室内并没有对流空气，而三缕烟雾在围着香转了一圈以后，竟然纷纷往窗外飘去。

“My Jesus! Miracle! (天哪! 奇迹!)”瑟琳夫人暗叹，不仅是瑟琳夫人，在场所有人都把眼珠瞪圆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的工夫，三炷香都烧到底了，老刘头忽然睁开眼用手狠狠地砸了一下大腿，“没有！”

“什么没有？”孙启林战战兢兢地问道，“刘先生，我儿子还有没有救？”

“孙先生，贵公子的魂魄，没有！”老刘头一撇嘴，也很无奈。

“刘先生，请你说清楚些。”秦戈皱着眉问道。

“人间有阴阳两界，贵公子的魂魄既不在阴间，也不在阳间。”老刘头无奈道。

“那么说，你也没办法？”孙启林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眼珠子瞪得跟核桃一样大，“你是说，我儿子的魂魄消失了？我……我……”一句话没说完，孙启林干脆两眼一翻，昏倒在地。

“孙老！”秦戈赶忙扶起孙启林，“还愣着干嘛？快叫医生！（英文）”两旁的两位男子这才缓过劲来，赶忙小跑出了门。

“尊敬的瑟琳夫人，我有一些事想请教你。”老刘头走到瑟琳夫人的面前，以欧洲的礼仪吻了一下瑟琳夫人的手背，“请问你从孙先生的身上看出了什么？还有，我听说几年前你解除过图坦卡蒙的诅咒，那些人的状况是怎样的？和孙先生儿子的症状有什么不同？”（英文）

“他们每个人的身体上都会有一个邪恶的灵魂，”瑟琳夫人道，“而且这些邪恶的灵魂会引导他们走向死亡。我警告过他们，不要再接触这些东西了，但他们不听。”瑟琳夫人稍微回想了一下，“图坦卡蒙的诅咒，和孙先生身上的诅咒有很大不同。图坦卡蒙的诅咒并不在他们体内，而孙先生身上的诅咒就在他身体当中，所以我无能为力。”

“就在身体当中？”老刘头一阵寻思，“莫非是‘散魂咒’？不对啊，‘散魂咒’是给死人下的，而且身移则破啊！邪恶灵魂会引导他们走向死亡？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在老刘头听说过的所有邪术中，大部分邪术是直接把

人弄死，即使是闹撞客，也从没听说有“引导人走向死亡”这么一说，不知道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大所导致理解错误，还是西方真有这种离奇的东西。

“刘先生，”老刘头正低头琢磨这个瑟琳夫人的话时，孙启林自己醒了过来，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了老刘头跟前，“刘先生，我听阿戈说过你的本事，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我孙启林感激不尽！”

“孙先生，请不要这样，”老刘头赶忙上前搀扶，“万万使不得，有话慢慢说。”这孙启林从外表上看，可比老刘头老了不少，且不论真实年龄大小，单就这么一位素不相识且一步三晃的老爷子给自己下跪，老刘头就觉得有失礼仪。

“我儿子的魂魄到底在哪儿？”孙启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问道。

“孙先生，你先别着急。”听瑟琳夫人说这诅咒就在孙少爷体内，老刘头干脆把罗盘掏了出来，凑到了孙启林儿子的身体旁边。

“果然有问题。”老刘头喃喃道，只见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抖动，但幅度很小。这时，两个墨镜青年正好带着两位医生进了屋，“医生先生，请问，孙先生体内的肿块能否切除？”此刻老刘头第一想到的便是秦戈那张X光片上心脏位置的那个肿块。

“不可以。”医生的语气很坚决，“那个东西在心脏正中央，动手术的成功率低于1%。”看来这个医生对孙家少爷的病情还是很了解的。

“刘先生，”听医生这么一说，孙启林干脆又跪下了，“你要是能救活我儿子，我孙启林什么都答应你，刘先生！”

“孙先生，你快起来。”老刘头这一下也被将住了，帮吧，麻烦大了；不帮吧，当着这么多人，也显得太不近人情了。“秦爷，上次你说孙少爷晕倒的地方在哪儿？”

“开罗。”秦戈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第二章 ● 阿努比斯之子

华盛顿特区，秦戈家中。

“埃及警方发现孙少爷身上有一部相机，相机内的胶卷拍了一半，另外还有一卷拍摄过的胶卷，”十几张照片被秦戈一字排开摆在了写字台上，“但只能洗出这么多。”

“这是什么地方？”老刘头拿起一张照片，只见照片中间是一个圆形石柱，上面星星点点刻了一些东西，但雕刻的地方成像模糊，根本看不清刻的什么，而没有雕刻的地方却清晰得很。

“目前还弄不清楚，我已经拿给好几位专门研究埃及历史的考古学专家看过了，他们都不能确定这是什么地方。”一旁的刘丹道，“这个柱子的造型很独特，已知的金字塔与神庙中没有这样的柱子。”

“所有的照片对比度都很强烈，说明拍照的地方除了闪光灯以外没有任何光源。”艾尔逊也开始分析，“而且最后几张照片拍摄得很模糊，但前面的照片拍得很清楚，说明孙少爷在拍摄最后这张照片的时候似乎很慌张，来不及稳定镜头。”艾尔逊拿起最后的几张照片，只见照片上模模糊糊一片，好像有个人的轮廓，但却看不清。

“不是还有几个科学家跟孙少爷一起考古的吗？他们也没跟家里人说？”老刘头皱眉道，“还有那个失踪的什么大英博物馆的顾问，他家难道没线索？”

“没有。”秦戈面无表情道，“这些人的家人和咱们一样，也在寻找他们的

下落。”

“呵，保密工作还他娘挺到位。这让我从哪儿下手啊？”老刘头拿着手中的照片皱起眉头，“秦爷，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孙少爷这魂丢得绝不偶然，就算我想帮他招回来，也得先弄明白他从哪儿丢的啊。”

皱着眉，老刘头拿起照片一张一张地看，“现在连他在哪儿出的事都不知道，你让我咋帮你？”

“刘先生，目前只有这些线索。”秦戈一阵沉默，“刘先生，恕我直言，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到埃及去一趟，如果是你师傅的话，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做。”

“我跟你说明姓秦的，你少拿我师傅压我。我师傅压根儿就不可能跟你来美国，你得抬着那个痲病鬼去找他。”老刘头瞪大眼珠子，早就知道秦戈有这么一手，“你要知道地方，我倒是可以考虑跟你走一趟，但你现在一问三不知，想让我跟你去破案啊！”

正扯到半截，忽然电话响起。

“喂，你好。……好的，我立即就到。”秦戈拿起电话听筒，没说两句话，脸上立即浮现出兴奋的表情，“刘先生，有新线索了。”

“我说秦爷你是不是安排好了，就等我那句话呢？”老刘头气得满脸通红，怎么自己刚说完有线索就考虑去埃及，这电话就追过来了？

“刘先生，我保证这是巧合。”秦戈露出一丝微笑，“我觉得你应该很相信命运，或者说是，天意……”

华盛顿特区警察局。

“到这儿干吗？莫非抓住凶手了？”看着来来往往的美国警察，蹲过监狱的老刘头显得有点不自在。

“秦先生，”一位穿着白大褂、留着马克思般大胡子的洋老头与秦戈握手，“你带来的东西，每次都把我折磨得难以入睡。”

“非常感谢！”秦戈握着这位老者的手，“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凤岩先生，我的中国朋友（英文）；这位是康恩史密斯，我的美国朋友，华盛顿警局痕迹物证学专家。”

“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上下打量了一下老刘头，伸出了手。“我也一样。”老刘头和这位洋大爷握了一下手，发现自己的手比对方小了差不多一半。

“请进来，我已经得到了结果。（英文）”康恩一摆手，把4人让进了屋里。